

登上通往黄山的火车。车顶的白炽灯光压下来，使对面的阿媛看起来像是浸在斑驳迷离的油画里。阿媛默默地，偶尔怨怨地望向我。如果不是意外碰上宝福，我们也许会一直这么呆坐着，相互望下去。

车厢入口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喝声，我抬头望去，一眼看到宝福。他堵在通道，身上背着一只红条纹编织袋。粗眉大眼，冲对面一个女人大手舞足蹈又是笑又是喊。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宝福了，没想到我们会坐上同一列火车，并且他居然在我们上铺。

“嗨，红秀，还记得不？”宝福兴高采烈地拍着女人的肩膀，等我开口。“差点儿做了我婆娘的。这么多年，没想到我们都在北京，今天才见到。”

宝福抿嘴浅笑着，她周身利索，健康又受过细心保养的脸蛋上有一对酒窝。她说着同样的方言，只是偶尔会蹦出几个京腔音节。

的记忆在家乡的土地上游弋，慢慢一段故事浮出水面。

宝福和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中间

隔着一条河。红秀八岁时和

宝福去河边洗衣服，一只脚

滑进水里，受惊的婶子只

拿着棒槌傻愣，眼瞅着

河里的人一起一伏就要

沉底，这时候来河边玩

的宝福扑通一声跳下

水，救了她。那年宝

福十一岁。

宝福和红秀就这

样好起来。宝福

走到哪儿红秀

就跟到哪儿。

人逗宝福。

红秀是你

婆娘吧？

宝福擦把

鼻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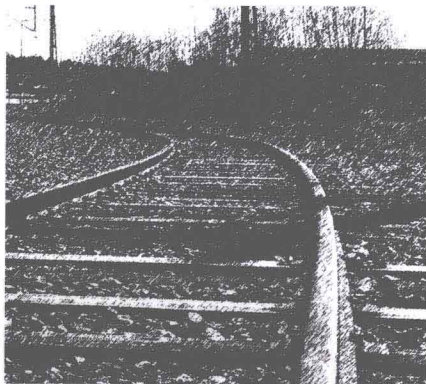
就跑

回家。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二辑

夜火车



常聪慧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们登上通往黄山的火车。车顶的日光灯亮压下来，使对面的阿媛看起来像是浸在斑驳迷离的油画里。阿媛默默地，偶尔怨怨地望向我。是不是意外碰上宝福，我们也许会一直这么呆坐着，相互望下去。

厢入口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喝声，我抬头望去，一眼看到宝福。他连通道，身上背着一只红条纹编织袋，粗眉大眼，冲对面一个人手舞足蹈又是笑又是喊。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宝福了，没想到我们会坐上同一列火车，且他居然在我们上辆。

琦，红秀，还记得不？”宝福兴高采烈地拍着女人的肩膀。我开口，“差点儿做了我婆娘的，这么多年，没想到我们在北京，今天才见到。”

秀浅浅笑着，她周身利索，健康又受过细心保养的脸，有一对酒窝。她说着同样的方言，只是偶尔会蹦出几声腔音节。

的记忆在家乡的土地上游弋，慢慢一段故事浮出水

秀和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中间有一条河。红秀八岁时和

子去河边洗衣服，一只脚

进水里，受惊的鸭子只

拿着棒槌傻愣，眼瞅着

里的人一起一伏就要

底，这时候来河边玩

宝福扑通一声跳下

，救了她，那年宝

十一岁。

福和红秀就这

好起来，宝福

到哪儿红秀

跟到哪儿。

人逗宝福

红秀是你

娘吧。

福傻把

摸。

就距

家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夜火车



常聪慧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火车 / 常聪慧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5

(微阅读1+1工程)

ISBN 978-7-5500-0636-2

I. ①夜… II. ①常…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400号

夜火车

常聪慧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霞 游灵通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1千字

书号:ISBN 978-7-5500-06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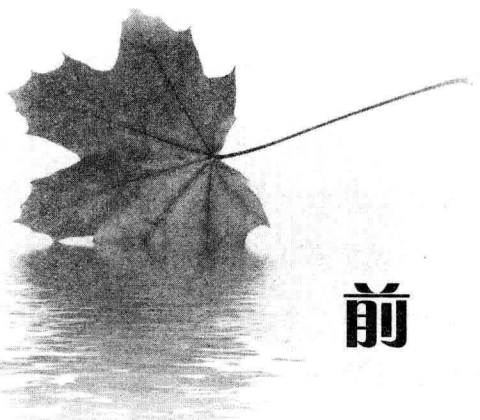
定价:20.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3-23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通往梦城的火车	1
出租车司机	4
夜火车	7
和安娜女士的最后几天	10
聚会	12
微童话	14
雾行	17
微纪实	19
诸神寂寞	22
桥的寓言	24
风筝与世界	27
大海图	30
天使之吻	33
与爱丽丝共舞	35
遍地桃花	37
夜泉	39

怀念小哥	42
左拉之城	45
工作日志	48
墨一迪的画	50
母亲	53
龙珠	56
菊殇	59
魔镜	62
石兽	64
我们都有病	67
北地呼吸	70
末日饮	73
存在的和假设的	76
灰灰的鸽子	78
水界	81
17 号通报	84
城市中央	86
兄弟树	89
邂逅爱丽丝	92
疤痕	95
一个女人	98
一直记得你	101

好日子，坏日子	103
奔奔的世界	105
接访手记	107
合欢花开	109
天堂的来信	112
冷月光	114
一碗鸡丝粥	116
爸爸的影子	118
相如归来	120
一条小青蛇	122
长不大的硬币	124
黄老大	126
狗点点	129
老棋盘	131
短腿儿	135
等待	137
关于老六的往事	139
吴越外史	142
那年旧事	144
老贾	146
一盒月饼	148
鸟过无痕	150

两根藤	152
后娘	155
父亲	158
鞋垫	160
迷迭香盛开的晚上	162
姐妹	164
李小莉的手	167
红痣	169
白眼泪	171
记忆之漂	174
大院里的沧州人	177
好梦长圆	179
1994 年的姜平	182



通往梦城的火车

他知道自己是在飞奔的火车上，但梦里认定乘坐的是一艘跌宕的海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任何船了。意外地，他在梦里见到了父亲。

父亲比上次见时更显苍老，坐在床边，抽着烟，说老家要办事，要他务必在清明节前将地里的玉米收割好，免得碍事。他记得父亲是从来不抽烟的，现在，烟气不断喷出，逼仄的船舱拥挤着难闻的焦糊味。他就在这时醒了。

抽烟者是下铺，一个中年男人，刚刚受到乘务员制止，这会儿正烦躁地低声斥责对面的儿子。小男孩躺在铺上，蜷着身子，抽抽噎噎哭个不停。

上车时他已经知道他们是父子，出门去某个地方旅行。看来旅行伊始便有些不顺。他有些纳闷，为什么出门游玩的那个男人不带上孩子的母亲。

他回忆自己小时候，总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间的比较多，并不是因为父亲忙于工作，疏于照顾，而是他自小和父亲距离稍近，就感到透不过气的压抑。熊一样的父亲有着健硕的体魄，棱角锋利的阴鸷表情，他怕和父亲面对面。

下铺中年父亲还在吵儿子，小男孩依旧哽着，既不敢大声哭出声，又委屈得停不下来。一直到火车到站。他从上铺爬下，穿好鞋，拎上背包，顿了顿片刻，趴在那个父亲耳边低语：省省吧，你的儿子早晚有一天会比你更有出息。

火车倒出他们这拨乘客，驾着清冷的寒风又开走了。那对父子惊愕地透过窗口望向他，中年男人眼里夹着敌意和恼怒。

他若无其事转过身，心里盘算，这对相处不洽的父子还要捆绑在一起多少年。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一直到他上大学，才能够名正言顺边打工边读书，不再拿家里一分钱。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五年前，在母亲的葬礼上。他连夜赶回，母亲在桌子上，退缩进一张相框里，黑白分明的颜色使她的容颜比往日更清晰。晦暗幽冷的气息盘旋在屋内的角角落落，明亮的阳光只在门口逗留片刻便折身而



去。他转向床边神色木然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质问：“李冬生，我妈死了，你为什么还不哭！”父亲茫然抬起头，没有料到他会发难，困窘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从不知道父亲李冬生有没有爱过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据说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似乎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柔情，也没听过一句可心的话，值父亲心情不好还会遭受一顿殴打，可母亲一生却从没有发过一丝怨言。他们在一起时，家里总是寂静的，很少听到他们相互交流。他不太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婚姻。

母亲去世后，他曾劝说父亲到他家里居住，市区怎么也要比县城条件好，尽管他对父亲心存不满，但那毕竟是他的父亲。父亲先说要考虑考虑，而考虑的结果是，半年后不打招呼便结了婚。

如果不是前几天二叔三番两次打来电话，他再不想回到家乡。他从未想过不许父亲重找幸福，而是他无法接受母亲尸骨未寒，父亲便新婚再娶。后来他还是听媳妇的，寄去一千元贺礼。不过之后便断了往来。

二叔说，小子，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不过这事非你回来不可。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他病了？

不是。大事。你还是回来吧，我的话你爹不听。他这个人，一辈子孤拐惯了，难得听人劝。二叔在电话一端叹气。

小生子，回来吧，再随他们折腾，你爹就要被折腾死了。

到底什么事，二叔？他问。

唉，回来再说，回来再说。

二叔死活不讲，他只好回来。站在十二月的站台上，冷风从四面八方扑来。

父亲住在二叔家，被从先前买的那套婚房里赶了出来。来接他的二叔在路上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父亲竟然是伤在那位新娘身上。母亲去世后，邻居怕老是闷在家里的父亲出事，就带他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组织者是中老年婚介中心，一来二去，父亲与其中一个相谈颇投，中心有意撮合，其他人煽风点火，父亲就这样匆匆结了婚，并且卖掉旧居买了套新房。没想到今年那女人与前夫的儿子要结婚，说是母亲出资买的，便强占了去。查查房证，确实是那女人的名字。唉，说理说不过，那女人翻脸不认人，你父亲就这么到我这里了。

他半晌无语。一路思谋，从没想过是这种情况。简直是一场闹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一边心怀幸灾乐祸，一边为房子的事四处奔波，早出晚归。父亲李冬生从不肯走出卧室吃饭，偶尔见到他，总是闪闪烁烁做了错事的表情。

事情进行得还算可以，对方那个儿子人也不算太混，只是穷。自始至终他都没和那个女人见面。他不知道值此波折，父亲还愿不愿意和她过到一起。重新拿回房门钥匙后，他换了把新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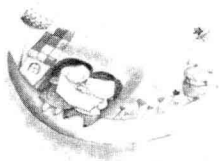
簇新的防盗门钥匙摆在李冬生面前，父子俩谁也不说话。

明天我回去。李冬生点点头。

有事打我电话。李冬生认罪似的，再次点头。他发现，五年前还挺拔的李冬生已然是一头白发，邋邋遑遑像大街上没人照料的糟老头。不由一阵心酸。

蓦然他想起下火车前，对那恶狠狠吵儿子的中年男人的留言：省省吧，你的儿子早晚有一天会比你更有出息。他从自己身上抽离出去，仿佛看到长大的小男孩，站在那个急躁无情的父亲一旁，强壮、高大，有了扳倒世界的的能力。可为什么，他根本没有为童年的伤害感觉到哪怕一点儿安慰？

要不，还是跟我走，以后让我照顾你吧——他犹豫再三，脱口而出。



出租车司机

当他的车与广场石像再次相遇时，他看到灌木围栏上的雪更加肥硕。

这已经是第三次经过，而车后座的乘客依旧默不作声，没有停的意思。他瞥了一眼反光镜，镜中的客人探身看着窗外雪飘大地，只是一脸落寞。

客人从三个小时前坐上他的车，就是这副表情，已经赚得差不多了，他有些于心不忍，觉得有必要提醒一声。

“老板，再往前一点儿，就是您下榻的宾馆了。”

“哦。”客人如梦惊醒，“咳，我都忘记了。是不是耽误师傅你下班了？”

他咧开嘴：“怎么会，俺最开心的就是车轮滚滚。”

“呵呵。”客人笑了，轻声地，在嗓子里嘀嘀咕咕，像是被他一番话逗乐，却又因为哪里的栓塞没打开，捂在胸腔。

“师傅是乐观人，家里有几口人？”

“老爹老娘，老婆孩子，还有一个弟弟，六人组合。”

“多好啊，下了班，一家人乐乐和和，三世同堂。”

他抿抿嘴，没提老婆病怏怏已经半年没下过床，没提弟弟弱智大小便不分，没提儿子学习不好三天两头学校要叫家长，他出车养家，七十岁爹娘管一家子生活。同堂？他蓦然觉得自己这一生是多么失败。

一阵乐曲，是童丽的《梁祝》，他爱听，常常在出车时播放。那一股子缓缓柔和的声音，像水流过，慢慢熨平他的心。

客人看都没看，关机。拍了拍前座：

“师傅，跟我走吧，按出车计费。”说完，不容置疑地推开右门下了车。

锃蓝的出租车停在宾馆门口，街上的灯光华丽地铺排，极尽张扬，他猛然想到，今天是平安夜。他说不出为什么，问也没问，锁上车便随客人而去。这不像他一向以来谨慎的风格，对那一以贯之的风格，他突然想报复一下。

客人没有去餐厅，而是去了宾馆的歌厅。他小小地失望了下，以为会享用一顿美食，尽管出车前他刚刚吃了六个老娘蒸的大包子。



客人开了间大包，领班过来，恭恭敬敬地问，要不要叫两位小姐。他心里突了下，无缘无故脸上挂不住，他偷瞥了眼客人。

“不用了。”客人说，“两打啤酒。”

“好的。”领班垂手而退。

“没事的，不是你想的那样，这里很干净，只是陪唱歌。”客人走近沙发，歪身坐下。

他讪笑，掸了掸衣服上的皱褶。左扭右扭，在另外一个沙发上坐下。

啤酒来了，墨绿的小瓶，不锈钢架托着。他从没见过。

“全部打开。”客人指示他拿起一瓶，隔空与他虚碰了下，仰面饮了起来。

一种清甜顺喉而下，他举起酒瓶凑着灯光打量，瓶身居然没有一个认得的中国字。他又灌下一口，片刻身子从里往外散发出暖气。

“老板，你唱个歌吧。”他问。

客人像没听见，兀自喝酒。

几口酒入肚，他放开了，拎着瓶，走向点歌机。

他有一副好嗓子，从小学到初中，然后到当兵，他一直是文艺骨干，独唱，领唱，他都干过。许多人都说他入错了行，如果再稍稍受点乐理训练，铁定比内行还内行，哪儿轮得上快女超男。曾有人建议他报名“星光大道”，他确实动过心，可想想一家老小实在离不开，又怕费劲，就放下了。不过每次看到毕福剑那张憨厚的脸，他都想找什么人哭一场。

他最拿手的是唱红歌。看客人的意思是要继续独自喝下去，反正歌房是掏了钱的，不唱白不唱。

刚开始他总也扭头看沙发上的客人，怕人家不高兴，后来竟入了戏，直唱得江河直下，风动云摇，唱得是淋漓尽致，肝胆顺畅，喊出了生活里这么些年埋在心里的不痛快。几十首过后，他不是再唱了，而是在喊，声嘶力竭地吼。终于连吼也吼不出了，站在歌房正中筋疲力尽地喘息。

啪啪啪。稀稀落落的掌声，啊，是沙发上的客人，他几乎忘了这个重要人物。

客人桌前摆了一堆酒瓶，此时正醉眼微醺冲他点头鼓掌。

“老弟，好声音。”客人说，“知道吗？我最拿手的是弹电贝司。”客人比划了个动作，“拿过全国大奖。信不信？信不信？”

“信，信，信。老板一看就是人中龙凤，和我们小老百姓不一样。”他连声应和。



“错。你这么说我不喜欢听。”客人摆了下手，“我祖父曾是个将军，他说，音乐不过是个玩意，无用之物，家里人只许当玩意玩，谁也不许当真。知道吗？不许当真。老爷子的话就是祖训。我玩了一年，拿了奖就不再玩。”

“您家老爷子有思想，音乐确实不能太当真，太当真，它就开始耍你，耍得你找不到北了，耽误事。”说话间，蓦然一个姑娘闯进他的心里，那窗子里脱俗的丽影曾那么清晰地印在他心上，他为她而热爱唱歌。只有当他唱歌的时候，她才会打开她的窗户。

那时候他还是半大孩子，那段美好又纯洁的情愫他从未向人坦白过，连家里人都知道他小小心灵隐藏的秘密。后来对面楼上的姑娘不再露面，不知所终。他从此做什么都好像少了点激情。

“无用之极。”他摇摇头，努力摆脱突如其来的回忆。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

“什么声音？”客人问。

“平安夜，今天是平安夜，12点了，有人在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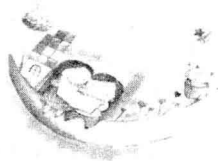
“呵。”客人不以为然。

喝完最后一瓶酒，他们走出歌厅。客人没有多说什么，抽出几张纸币，给他，然后面无表情转身而去。

他被夯了一拳，感觉自己像个妓女，陪人欢笑一场，曲终人散换得几块冰凉凉的银两便被打发掉。

没过多久，他便释怀了。

雪还在下，宾馆门外的雪地静静悄悄。



夜火车

我和阿媛约好一起去黄山，这是我们毕业前夕最后一次远游。

我们登上通往黄山的火车。车顶的白炽灯光压下来，使对面的阿媛看起来像是浸在斑驳迷离的油画里。阿媛默默地，偶尔怨怼地望向我。

如果不是意外碰上宝福，我们也许会一直这么呆坐着，相互望下去。

车厢入口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喝声，我抬头望去，一眼看到宝福，他堵在通道，身上背着一只红条纹编织袋，粗眉大眼，冲对面一个女人手舞足蹈又是笑又是喊。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宝福了，没想到我们会坐上同一列火车，并且他居然在我们上铺。

“嗨，红秀，还记得不？”宝福兴高采烈地拍着女人的肩膀，对我开口，“差点儿做了我婆娘的，这么多年，没想到我们都在北京，今天才见到。”

红秀抿嘴浅笑着，她周身利索，健康又受过细心保养的脸上有一对酒窝。她说着同样的方言，只是偶尔会蹦出几个京腔音节。

我的记忆在家乡的土地上游弋，慢慢一段故事浮出水面。

红秀和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中间隔着一条河。红秀八岁时和婶子去河边洗衣服，一只脚滑进水里，受惊的婶子只顾拿着棒槌傻愣，眼瞅着河里的人一起一伏就要沉底，这时候来河边玩的宝福扑通一声跳下去，救了她。那年宝福十一岁。

宝福和红秀就这么好起来，宝福走到哪儿红秀就跟到哪儿。有人逗宝福，说红秀是你婆娘吧？宝福擦把鼻涕，真就跑回家让娘去说媒，笑得全村人一个个喊肚子痛。

宝福早早辍学去城里打工，临走红秀送他一条雪白的擦脸汗巾，和绣着两个窝着脖子打瞌睡的粉鸟荷包。宝福一直不知那是两只情意绵绵的交颈鸳鸯。

宝福一去就是五年时光，五年里娶个老婆也应该有娃了，可宝福像吃力的牲口，只知道跟着建筑队四处搬砖、和泥。宝福聪明，泥瓦匠的活儿学上



半年就会了，半年后就升了大工，工资比小工多两倍。宝福没啥花销，开了工资就存在当会计的老板娘那里。

宝福挺喜欢老板娘温眉善眼的微笑。那样的微笑让他想起老家的红秀，慢慢两张笑脸就叠合到了一起，像一摊月亮下的水，闪闪发光，含羞含情的。宝福一时也不能等，扑通一声就跳了进去。

回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宝福悄悄过河去找红秀，红秀一见面，瞪着眼问他：送你的鸳鸯呢？宝福愣了，挠挠头，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直到红秀说是那个荷包，他才一拍脑门，说，丢了。红秀就哭。哭得扯心扯肺，让宝福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恨不得扇自己一个耳朵。红秀带着泪笑，心疼地揉他的脸。那天晚上的月亮明晃晃地洒在地上。

提亲时，宝福拿着大包小包，跟在媒人身后。那天的小风真锋利呀，带着牙啃在人脸上，麻酥酥的刺疼。半道上，红秀的二哥三哥拦住他们，说，别费劲了，家里不同意，让捎个话，别当面拒绝下不来台。红秀的三哥哼着鼻子，说这几年家里磨面粉，搞深加工，挣下泼天的家产，眼红的人多了，都想打老妹子的主意，还是先掂掂自己的斤两再上门吧。

宝福懵在当场。后晌他就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关于宝福的事情我从二哥处听来，他们是同学。“你可真亏，我哥他们都说你呢。你明知道红秀喜欢你，想嫁给你，可你听了闲话就一走了之。”

是啊，我混蛋，我对不起红秀。宝福一巴掌刮在自己脸上。

红秀急切地拉住。眼里挂着泪：够了。

快十点了，列车员提醒火车上的大灯要关闭了，旁观的人开始散去。上铺的人感动于这桩人生憾事，主动和红秀换了位置。

这对邂逅的情人还在说个不停，我和阿媛商量把下铺让给他们。

现在，一道窄窄却又如深渊般的过道将我和阿媛遥遥相隔。我看阿媛倦怠地闭眼躺在枕头上，灯光昏暗，看不清她的脸，不由探过身去，伸手抚摸她的秀发。

阿媛睁开眼定定地望向我，早已是一脸泪水。

一时，无边无际的恹惶漫上来，禁不住的凄凉，心里有什么东西都要碎了。

游黄山之后，我和阿媛就要各奔东西，我留在北京继续读研，她要回东北老家，她的父母已经给她找好工作。工作，在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大学生眼里是一副黄金枷锁。我不由苦笑。我不能阻挡阿媛的幸福生活。

这一夜，是两对情人的夜，火车上载着的，一个是相聚，一个是离别。